



天地外國經典文庫

Nineteen Eighty-Four

一九八四

[英] 喬治·奧威爾 著

George Orwell

董樂山 譯

總序

多元化是香港文化的特徵之一，作為中西文化的薈萃之地，香港文化人手中的讀物，既有四書五經、唐詩宋詞、胡適陳寅恪，也有聖經和莎士比亞、培根和狄更斯。香港文化發展史，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份內容就是文化交流史。所謂文化交流，於香港人而言，就是研究和介紹由外國先進思想衍生的普世價值，以及各國的優秀文學作品，作為發展香港文化的借鑒。用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1]翻譯家傅雷先生在〈翻譯經驗點滴〉一文中說：「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離多麼遠。他們喜歡抽象，長於分析；我們喜歡具體，長於綜合。」^[2]可見，同為人類，中國人和西人「心理攸同」；作為不同人種，他們的思維方式各有短長。香港各大學設英國語言文學系、翻譯系、比較文學系，文學院有歐洲和日本研究專業，目的就在於此。在這方面，香港有着足以驕人的成就。茲舉一例。有學者考證，俄國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最早的中譯本《托氏宗教小說》就是香港禮賢會出版的（時在清光緒三十三年即一九零七年），

以此為嚆矢，托爾斯泰的各種著作以後呈扇形輻射到全國各地，被大量逐譯成中文出版，對我國文學界和思想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3]再舉一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聘請了多位著名翻譯家、作家和詩人如張愛玲、余光中、劉以鬯、林以亮、湯新楣、董橋，逐譯了一批美國文學名著，其中包括《美國詩選》《老人與海》《湖濱散記》《人間樂園》等書，到九十年代，這一批書籍已成為名譯，由內地出版社重新印行，對後生學子可謂深致裨益。

本經典文庫的第一和第二輯書目共二十冊。所謂經典，即傳統的權威性著作。它們有別於坊間流行的通俗讀物，以深刻、恢宏、精警見稱，在文學史、哲學史、思想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古今俱備，題材多樣。作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鼻祖，奧國作家卡夫卡的短篇小說《變形記》荒誕離奇，寓意深刻，揭示了社會中的各種異化現象。英國女作家伍爾夫的長篇小說《到燈塔去》以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見長，她是最早運用「意識流」手法進行小說創作的作家之一，語言富有詩意。法國作家加繆的小說《鼠疫》《局外人》，是治文學和哲理於一爐的存在主義名著，與同為存在主義作家的薩特齊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亦因此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文庫還收有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愛爾蘭小說家喬伊斯）及《最後一片葉子》（美

國小說家歐·亨利），前者由傳統走向革新，更以代表作、意識流長篇小說《尤利西斯》奠下現代派文學的基礎。歐·亨利以堅持傳統的寫作手法而被稱為美國短篇小說的創始人。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對話集》，既是哲學名著，也在美學史佔有重要地位，在散文史上開了論辯文學之先河。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小說《動物農場》，與他的《一九八四》同為寓言體諷刺小說的名著，在當今文學史上享有盛名。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兒童文學作品《愛的教育》，早在上世紀初就由民初作家夏丏尊從日譯轉譯為中文，是當時傳誦一時的日記體文學作品，夏氏是我國新文學史上優秀的散文作家，譯文暢達，是以初版迄今，在兩岸三地屢屢重版。英國小說家毛姆的長篇小說《月亮和六便士》，以法國印象派畫家高庚為原型，它刻劃的人物人情練達，冰雪聰明，筆致輕鬆流麗，幽默感人。而這位作家的另一部小說《面紗》，雖非他最著名的作品，但有一點值得注意，這是以香港為背景的經典名著，而且在二零零七年經荷里活改編為電影（譯名《愛在遙遠的附近》）。英國小說家赫胥黎的長篇小說《美麗新世界》，與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俄國作家扎米亞金的《我們》，被譽為文學史上三部最有名的反烏托邦小說。美國小說家海明威的中篇小說《老人與海》，因「精通敘事藝術以及對當代風格的有力影響」而獲得一九五四年

諾貝爾文學獎。本輯還收有同一作家上世紀長居巴黎時構思的特寫集《流動的盛宴》，兩書體裁雖略有不同，但都表現了海明威含蓄凝練、搖曳生姿的散文風格。兩輯收入風格迥然不同的兩位日本作家的作品，太宰治被譽為「日本毀滅型私小說家」的代表人物；永井荷風則與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等唯美派大作家齊名。第二輯新增兩部詩集，其一為《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其二為《泰戈爾散文詩選集》。前者是西洋詩歌史上最宏大博大的十四行詩集；後者雖然詩制精悍短小，但給予中國早期新詩的影響卻不容小覷，我們可以從胡適、徐志摩、冰心等人的小詩中窺見他的影響。

由於歷史和語言的原因，香港的文化交流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臻於全面。它較集中於英美和日本，其他地域文化如古希臘羅馬、印度、德、法、意、西班牙、俄羅斯乃至拉丁美洲則較少為有關人士顧及。顯然，這不利於開拓香港學子的視野，對他們的思想深度也有所影響。有見及此，我們與相關專家會商，擬定出一套外國經典文庫書目，經資深翻譯家新譯或重訂舊譯，向讀者推出一系列包括文學、哲學、思想、人文科學的經典譯著，分為若干輯次第出版。藉以供香港讀者重溫他們所諳熟的英美日作家、學者的著述，也得以新讀希臘、意大利、法國等國先哲的力作。

以後各輯，我們希望能將書目加以擴大，向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讀者尤其是青年學子，提供更多的經典名著。

對淺譯各書的專家和撰寫導讀的學者，我們謹此表示深切的謝忱。

天地外國經典文庫編輯委員會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修訂

註釋：

[1] 《談藝錄·序》，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一九八六年版。

[2] 《傅雷談翻譯》第八頁，當代世界出版社，二零零六年九月。

[3] 戈寶權《托爾斯泰和中國》，載《托爾斯泰研究論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目錄

總序	天地外國經典文庫編輯委員會	2
導讀	自由者之盾，極權者之矛	10
	許嘉樂	
第一部	17
第二部	145
第三部	295
附錄	新話的原則	390

自由者之盾，極權者之矛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一九四八年寫成，一九四九年出版。小說寫的是一場核子大戰以後，世界形成了三大勢力，其中大洋國英社黨員溫斯頓·史密斯，對執政黨產生懷疑，被思想警察抓拿、洗腦以至改造的故事。

讀《一九八四》之前，我早就聽說過奧威爾如何的高瞻遠矚，他早於一九四八年預言了未來政府如何對人民進行監察。他創造了一系列新概念，例如老大哥、雙重思想、思想警察、思想犯罪、新話、電幕、忘懷洞等，通過這種種概念編織出一個非常具真實感的極權世界。不少人視此書為科幻小說，但我重讀了幾遍以後，越發明白，科技在這部小說中根本無足輕重，因為本書最重要的科技只得一種，就是監控。

《一九八四》是一部關於監控的小說，奧威爾設定了監控幾乎無所不在的世界。政府為每家每戶裝有一部電幕，電幕一方面輸出有利統治的消息，另一方面透過鏡頭監察人們的一舉一動。電幕對維護政權非常有效，在無時無刻的監視底下，人的自我審查即成為常態。須知道，人的一切行動都在某種程度上呈現了他的思想，假如有人察覺到自己質疑政權，便自知犯下叛國的思想罪，其外在行為必然有異（書中寫日記便是一種異樣行為）。若然他打算掩飾自己對政權的質疑，即便能幸運地躲過一時，也不保證能躲過一輩子的監察。照此看來，永遠循政府旨意知行合一的人，才能通過政治審查，免犯叛國罪；換言之，凡能通過監控，亦必然為熱愛政權的人。《一九八四》最具洞察力的地方，不在於其科幻設定，監控的科技遲早會因現實的需求而出現，不過說到洞察出監控的可怕，確是這部小說的偉大之處。

一般而言，人們稱這部小說為反烏托邦小說。烏托邦，原指的是理想完美的世界；但反烏托邦，並非指反對建設烏托邦，而是要指出建設烏托邦的不可能。奧威爾嘗試指出，在諸如科技發展、經濟模式、人力資源、階級觀念等限制之下，烏托邦的建設目標最終往往扭曲變形，諷刺地成了一個與理想世界根本背道而馳的社會。其實反烏托邦這四個字，本身就極為弔詭，按常理而言，越為理想奮鬥，造就

的社會應越是完美，怎可能適得其反呢？要讀懂這部小說，我們就必須先學懂接受這種弔詭；學懂了這種弔詭，我們才能看穿極權統治者在政治操作上的把戲。小說中有三句同樣弔詭的口號：

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它明顯與日常認知相違：有戰爭何來和平？有奴役何來自由？人無知又怎會得到力量？這種弔詭，實際上書中有一概念稱之，叫做「雙重思想」。

「雙重思想」指的就是同時接受兩種互相違背的信念。了解「雙重思想」對了解《一九八四》的世界觀尤其重要。不得不提及小說中的一本書中書，叫作《寡頭政治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此書出於故事裏因鬥爭失敗的叛國者之手，其實我們只要細心一讀，便知道，它實際上就是作者奧威爾對讀者許下的預言書。書中對這三句弔詭的口號有詳盡的解釋，我以下取其中一點略作介紹。

「戰爭即和平」所說的「戰爭」，與我們一般認為的「侵略戰爭」的解釋不同。書中提及，當世界被分割成三股勢力後，各個勢力的土地已有足夠資源維持秩序，

資源掠奪不再能成為戰爭的藉口；沒了資源問題，人人安居樂業，看似不必為物質條件而苦惱，卻其實對社會上某一種人——特權階層造成重大影響。資源平均分配，加上教育普及，世界越趨向平等，人民越質疑管治的必要，特權階級便越容易失去其管治身份。所以，特權階級必須處理一個艱深的問題，既不能讓人民過得太好，亦不能讓他們過得猶如赤貧；持續生產的工業需要運轉，又不能生產過於充裕（致使過剩）的產品；要處理過剩問題，通過「戰爭」毀掉部份資源和人力便是不錯的手段。只有通過戰爭，特權階級才可立於金字塔頂，讓人民忙於掙脫生存的縫隙。於是，三股勢力互相「戰爭」，目的不在於取勝，而是為了保持現況，維持一個階級、經濟、生產模式都凝結固定的世界。既然三大勢力都各自形成了自給自足的宇宙，裏面的人民又老死不相往來，互相不必真正地侵犯領土，戰爭就變成象棋的死局，來來回回分不出勝負，那麼真正永久的和平便跟真正永久的戰爭一模一樣。戰爭必須存在，弔詭的和平才能依附出現。

所以，和平依靠戰爭來達成，自由成為奴役人民的假象，力量由無知的群眾聚集。奧威爾要我們將慣用的詞彙拋入重新理解的怪圈，從弔詭中釋放更多可能的解釋，即便這些解釋如此令人矛盾以及費解。到此，我們不難明白，《一九八四》何

以被稱作反烏托邦小說——正因為知道理想世界為何物，越往前走，越繞得遠，最終回歸停滯不前的世界，人們於是明白，烏托邦是不可能建成的空中樓閣。「雙重思想」的例子在書中俯拾皆是，每項都挑戰着我們的常識，這是奧威爾帶給我們的最具洞察力、最精妙的構思之一。

《一九八四》是一部對政治了解得相當透徹的作品，其精彩之處不在於預言世界將與小說一樣，更着意告訴我們，**世界有潛在可能變成此書一樣**。在二十一世紀閱讀這部小說，我們有一個無法繞過的核心問題：假設有一像小說裏的極權政府興起，究竟是誰人賦予他們如此巨大的力量，授權讓他們滲透至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是不公義引起的革命？是資源分配不均導致的起義？抑或是人類心底對烏托邦的期盼，以致催化出各樣改革？答案很可能根本不是以上任何一項，因為**我們早已一隻腳踏入《一九八四》的世界，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選擇完全走進其中**。

不公義、不平等、貧富不均等問題雖然依然存在，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情況已比一百年前好上不知多少倍了。我們有明確的法律制度，有處理平等機會的機構，也有完善的福利制度，只要努力拼經濟，全民生產，不必關心經濟以外的事情，公義、平等、均富將如承諾般繼續實現，我們的生活只會越來越美好。至於戰爭，

除了在全球極小部份的地區開打，大國之間的戰爭已不復存在，而戰爭的規模亦隨之縮小，雖然軍備競賽從未落幕，但動輒數以百萬計的死傷已成歷史；加上國與國之間彼此活在核武的陰霾下，一方面不敢貿然開戰，另一方面也明白無法互相佔領土地，現階段的科技已經讓大部份的人民過上飽足的日子，戰爭看似沒存在的必要。還有，生活上的便利更是處處可見，現在一人一手機，拍攝自己的行蹤，隨時可以跟好友在網上分享心情與想法；城市裏到處安裝的監控鏡頭，配合政府所收集的生物特徵如指紋、音容等，犯罪者已經不可能像科技前的時代一樣輕易犯罪，我們的生活從未如此的安全過。然而，這一切聽起來是多麼的似曾相識？好聽一點便叫發展經濟、維護和平、預防罪案，用雙重思想來思考，便是轉移視線、軍備競賽、監控人民。這不正是《一九八四》所描述的世界嗎？

《一九八四》讓極權者讀之，可知操控人心的方法；自由者讀之，則可用作揭穿極權者操控人心的方法。這不只是一部小說，更是一本教材，從前將本書理解為防備極權的工具已過於狹窄，此書在今天更有可能成為極權統治者的參考資料。這場意識形態之爭就從揭開本書開始，閱讀人數就是自由者與極權者的拉鋸戰，任誰都知道，只有倒向自由才稱得上全人類的勝利。故此，我們早已具備發展出

《一九八四》裏所云種種的客觀條件，但在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界線上，還得看我們如何運用奧威爾式的智慧。我敢肯定，《一九八四》在人類未來的發展藍圖中必然佔一席位，但它最終會變成極權者抑或自由者的使用手冊，我們尚得警惕，居安思危，把眼睛擦亮，拭目以待。

許嘉樂

許嘉樂，筆名許栩。香港大學中文文學碩士。火苗文學工作室成員。現職教師。編著中、小學教材多種。作品散見於報章及文學雜誌。

第一部

四月間，天氣寒冷晴朗，鐘敲了十三下。溫斯頓·史密斯為了要躲寒風，緊縮着脖子，很快地溜進了勝利大廈的玻璃門，不過動作不夠迅速，沒有能夠防止一陣沙土跟着他颳進了門。

門廳裏有一股熬白菜和舊地席的氣味。門廳的一頭，有一張彩色的招貼畫釘在牆上，在室內懸掛略為嫌大了一些。畫的是一張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寬：這是一個大約四十五歲的男人的臉，留着濃密的黑鬍子，臉部線條粗獷英俊。溫斯頓朝樓梯走去。用不着試電梯。即使最順利的時候，電梯也是很少開的，現在又是白天停電。這是為了籌備舉行仇恨週而實行節約。溫斯頓的住所所在七層樓上，他三十九歲，右腳脖子上患靜脈曲張，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幾次。每上一層樓，正對着電梯門的牆上就有那幅畫着很大臉龐的招貼畫凝視着。這是屬於這樣的一類畫，你不論走到哪裏，畫中的眼光總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說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他住所裏面，有個圓潤的嗓子在唸一系列與生鐵產量有關的數字。聲音來自一塊像毛玻璃一樣的橢圓形金屬板，這構成右邊牆壁的一部份牆面。溫斯頓按了一個開關，聲音就輕了一些，不過說的話仍聽得清楚。這個裝置（叫做電幕）可以放低聲音，可是沒有辦法完全關上。他走到窗邊。他的身材瘦小纖弱，藍色的工作服——那是黨內的制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單薄。他的頭髮很淡，臉色天生紅潤，他的皮膚由於用粗肥皂和鈍刀片，再加上剛剛過去的寒冬，顯得有點粗糙。

外面，即使通過關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裏，陣陣的小捲風把塵土和碎紙吹捲起來，雖然陽光燦爛，天空蔚藍，可是除了到處貼着的招貼畫以外，似乎甚麼東西都沒有顏色。那張留着黑鬍子的臉從每一個關鍵地方向下凝視。在對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說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那雙黑色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看着溫斯頓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張招貼畫，一角給撕破了，在風中不時地吹拍着，一會兒蓋上，一會兒又露出唯一的一個詞兒「英社」。在遠處，一架直升機在屋頂上面掠過，像一隻綠頭蒼蠅似的徘徊了一會兒，又繞個彎兒飛走。這是警察巡邏隊，在伺察人們的窗戶。不過巡邏隊並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溫斯頓的身後，電幕上的聲音仍在喋喋不休地報告生鐵產量和第九個三年計劃的超額完成情況。電幕能夠同時接收和放送。溫斯頓發出的任何聲音，只要比極

低聲的細語大一點，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塊金屬板的視野之內，除了能聽到他的聲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動。當然，沒有辦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時間裏，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監視着。思想警察究竟多麼經常，或者根據甚麼安排在接收某個人的線路，那你就只能猜測了。甚至可以想像，他們對每個人都是從頭到尾一直在監視着的。反正不論甚麼時候，只要他們高興，他們都可以接上你的線路。你只能在這樣的假定下生活——從已經成為本能的習慣出發，你早已這樣生活了：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是有人聽到的，你做出的每一個動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細觀察的。

溫斯頓繼續背對着電幕。這樣比較安全些；不過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時也能暴露問題的。一公里以外，他工作的單位真理部高聳在陰沉的市景之上，樓房高大，一片白色。這，他帶着有些模糊的厭惡情緒想——這就是倫敦，一號空降場的主要城市，一號空降場是大洋國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力想擠出一些童年時代的記憶來，能夠告訴他倫敦不是一直都是這樣的。是不是一直有這些景象：破敗的十九世紀的房子，牆頭用木材撐着，窗戶釘上了硬紙板，屋頂上蓋着波紋鐵皮，倒塌的花園圍牆東倒西歪；還有那塵土飛揚、破磚殘瓦上野草叢生的空襲地點；還

有那炸彈清出了一大塊空地，上面忽然出現了許多像雞籠似的骯髒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沒有用，他記不起來了；除了一系列沒有背景、模糊難辨的、燈光燦爛的畫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甚麼記憶了。

真理部——用新話來說叫真部——同視野裏的任何其他東西都有令人吃驚的不同。這是一個龐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築，白色的水泥晶晶發亮，一層接着一層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從溫斯頓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黨的三句口號，這是很漂亮的字體寫在白色的牆面上的：

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

據說，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間屋子，和地面下的結構相等。在倫敦別的地方，還有三所其他的建築，外表和大小與此相同。它們使周圍的建築彷彿小巫見了大巫，因此你從勝利大廈的屋頂上可以同時看到這四所建築。它們是整個政府機構四部的

所在地：真理部負責新聞、娛樂、教育、藝術；和平部負責戰爭；友愛部維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負責經濟事務。用新話來說，它們分別稱為真部、和部、愛部、富部。

真正教人害怕的部是友愛部。它連一扇窗戶也沒有。溫斯頓從來沒有到友愛部去過，也從來沒有走近距它半公里之內的地帶。這個地方，除非因公，是無法進入的，而且進去也要通過重重鐵絲網、鐵門、隱蔽的機槍陣地。甚至在環繞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攜帶連枷棍的兇神惡煞般的警衛在巡邏。

溫斯頓突然轉過身來。這時他已經使自己的臉部現出一種安詳樂觀的表情，在面對電幕的時候，最好是用這種表情。他走過房間，到了小廚房裏。在一天的這個時間裏離開真理部，他犧牲了在食堂的中飯，他知道廚房裏沒有別的吃的，只有一塊深色的麵包，那是得省下來當明天的早飯的。他從架子上拿下一瓶無色的液體，上面貼着一張簡單白色的標籤：勝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種令人難受的油味兒，像中國的黃酒一樣。溫斯頓倒了快一茶匙，硬着頭皮，像吃藥似的咕嚕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臉馬上緋紅起來，眼角裏流出了淚水。這玩藝兒像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時候，你有一種感覺，好像後腦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過接着他肚子裏火燒的感覺減退了，世界看起來開始比較輕鬆愉快了。他從一匣擠癢了的勝利牌香煙盒中拿出一支煙來，不小心地豎舉着，煙絲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二支，這次比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電幕左邊的一張小桌子前。他從桌子抽屜裏拿出一支筆桿、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開本空白簿子，紅色的書脊，大理石花紋的封面。

不知甚麼緣故，起居室裏的電幕安的位置與眾不同。按正常的辦法，它應該安在一頭的端牆上，可以看到整個房間，可是如今卻安在側牆上，正對着窗戶。在電幕的一邊，有一個淺淺的壁龕，溫斯頓現在就坐在這裏，在修建這所房子的時候，這個壁龕大概是打算放書架的。溫斯頓坐在壁龕裏，盡量躲得遠遠的，可以處在電幕的控制範圍之外，不過這僅僅就視野而言。當然，他的聲音還是可以聽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位置，電幕就看不到他。一半是由於這間屋子的與眾不同的佈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這件事也是他剛剛從抽屜中拿出來的那個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這是一本特別精美的本子。光滑潔白的紙張因年代久遠而有些發黃，這種紙張至少過去四十年來已久未生產了。不過他可以猜想，這部本子的年代還要久遠得多。他是在本市

一個破破爛爛的居民區的一家發霉的小舊貨舖中看到它躺在櫥窗中的，到底是哪個區，他已經記不得了。他當時一眼就看中，一心想要得到它。照理黨員是不許到普通店舖裏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場上做買賣」），不過這條規矩並不嚴格執行，因為有許多東西，例如鞋帶、刀片，用任何別的辦法是無法弄到的，他回頭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兩頭，就溜進了小舖子，花二元五角錢把本子買了下來。當時他並沒有想到買來幹甚麼用。他把它放在皮包裹裏，不安地回了家。即使裏面沒有寫甚麼東西，有這樣一個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懷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開始寫日記。寫日記並不是不合法的（沒有甚麼事情是不合法的，因為早已不再有甚麼法律了），但是如被發現，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肯定，會受到死刑的懲處，或者至少在強迫勞動營裏幹苦役二十五年。溫斯頓把筆尖插在筆桿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這種沾水筆已成了古董，甚至簽名時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氣才買到一支，只是因為他覺得這個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筆尖書寫，不能用墨水鉛筆塗畫。實際上他已不習慣手書了。除了極簡短的字條以外，一般都用聽寫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當然是不能用聽寫器的。他把筆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過只有一剎那。他的腸子裏感到一陣震顫。

在紙上寫標題是個決定性的行動。他用纖小笨拙的字體寫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身子往後一靠。一陣束手無策的感覺襲擊了他。首先是，他一點也沒有把握，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大致是這個日期，因為他相當有把握地知道，自己的年齡是三十九歲，而且他相信他是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生的。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確定下來，誤差不出一兩年，在當今的時世裏，是永遠辦不到的。

他突然想到，他是在為誰寫日記呀？為將來，為後代。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個可疑日期上猶豫了一會兒，突然想起了新話中的一個詞兒「雙重思想」。他頭一次領悟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艱巨性。你怎麼能夠同未來聯繫呢？從其性質來說，這樣做就是不可能的。只有兩種情況，要是未來同現在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下未來就不會聽他的，要是未來同現在不一樣，他的處境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他呆呆地坐在那裏，看着本子。電幕上現在播放刺耳的軍樂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僅喪失了表達自己的能力，而且甚至忘掉了他原來要想說甚麼話了。過去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準備應付這一時刻，他從來沒有想到過，除了勇氣以外還需

要甚麼。實際寫作會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來頭腦裏一直在想的、無休止的、無窮盡的獨白付諸筆墨就行了。但是在目前，甚至獨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靜脈曲張也開始癢了起來，使人難熬。他不敢抓它，因為一抓就要發炎。時間滴答地過去。他只感到面前一頁空白的紙張，腳脖子上的皮膚發癢，音樂的聒噪，杜松子酒引起的一陣醉意。

突然他開始慌慌張張地寫了起來，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他寫的是些甚麼。他的纖小而有些孩子氣的筆跡在本子上彎彎曲曲地描畫着，寫着寫着，先是省略了大寫字母，最後連句號也省略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電影。全是戰爭片。一部很好，是關於一艘裝滿難民的船，在地中海某處遭到空襲。觀眾看到一個大胖子要想游開去逃脫追他的直升機的鏡頭感到很好玩。你起初看到他像一頭海豚一樣在水裏浮沉，後來通過直升機的瞄準器看到他，最後他全身是槍眼，四周的海水都染紅了，他突然下沉，好像槍眼裏吸進了海水一樣。下沉的時候觀眾叫着叫好。接着你看到一艘裝滿兒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機在盤旋。有個中年婦女坐

在船首，大概是個猶太女人，懷中抱着一個大約三歲的小男孩。小男孩嚇得哇哇大哭，把腦袋躲在她的懷裏，好像要鑽進她的胸口中去似的，那個婦女用胳膊摟着他，安慰着他，儘管她自己的臉色也嚇得發青。她一直用自己的胳膊盡可能地掩護着他，彷彿她以為自己的胳膊能夠抵禦子彈不傷他的身體似的。接着直升機在他們中間投了一顆二十公斤的炸彈，引起可怕的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為碎片。接着出現一個很精彩的鏡頭一個孩子的胳膊舉了起來越舉越高越舉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機頭裝着攝影機的直升機跟着他的胳膊，在黨員座中間發出了很多的掌聲但是在無產座部份有個婦女突然吵了起來大聲說他們不應該在孩子們面前放映這部電影他們在孩子們面前放映這部電影是不對的最後警察把她趕了出去我想她不至於會遇到甚麼不愉快的結果無產者說些甚麼沒有人會放在心上典型的無產者反應他們決不會——

溫斯頓停下了筆，一半是因為他感到手指痙攣。他也不知道是甚麼東西使他一瀉千里地寫出這些胡說八道的話來。但奇怪的事情是，他在寫的時候，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記憶在他的思想中明確起來，使他覺得自己有能力把它寫下來。他現在認識

到，這是因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決定今天要回家開始寫日記。

如果說，這樣一件模模糊糊的事也可以說是發生的話，這件事今天早上發生在部裏。

快到十一點的時候，在溫斯頓工作的紀錄司，他們把椅子從小辦公室拖出來，放在大廳的中央，放在大電幕的前面，準備舉行兩分鐘仇恨。溫斯頓剛剛在中間一排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有兩個他只認識面孔、卻從來沒有講過話的人意外地走了進來。其中有一個是他常常在走廊中遇到的一個姑娘。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小說司工作。由於他有時看到她雙手沾油，拿着扳鉗，她大概是做機械工的，拾掇那些小說寫作機器。她是個年約二十七歲、表情大膽的姑娘，濃濃的黑髮，長滿雀斑的臉，動作迅速敏捷，像個運動員。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圍了一條猩紅色的窄緞帶，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標誌，圍得不鬆不緊，正好露出她的腰部的苗條。溫斯頓頭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歡她。他知道為甚麼原因。這是因為她竭力在自己身上帶上一種曲棍球場、冷水浴、集體遠足，總的來說是思想純潔的味道。幾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歡，特別是年輕漂亮的。總是女人，尤其是年輕的女人，是黨的最盲目的擁護者，生吞活剝口號的人，義務的密探，非正統思想的檢查員。但是這

個女人使他感到比別的更加危險。有一次他們在走廊裏遇到時，她很快地斜視了他一眼，似乎看透了他的心，剎那間他充滿了黑色的恐懼。他甚至想到這樣的念頭：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務。不錯，這是很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她在近處，他仍有一種特別的不安之感，這種感覺中摻雜着敵意，也摻雜着恐懼。

另外一個人是個叫奧勃良的男人，他是核心黨員，擔任的職務很重要，高高在上，因此溫斯頓對他職務的性質只有一種很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圍的人一看到核心黨員的黑色工作服走近時，都不由得肅靜下來。奧勃良是個體格魁梧的人，脖子短粗，有着一張粗獷殘忍、興高采烈的臉。儘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他的態度卻有一定迷人之處。他有一個小動作奇怪地使人感到可親，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樑上的眼鏡；也很難說清楚，這奇怪地使人感到很文明。如果有人仍舊有那樣想法的話，這個姿態可能使人想到一個十八世紀的紳士端出鼻煙匣來待客。溫斯頓大概在十多年來看到過奧勃良十多次。他感到對他特別有興趣，這並不完全是因為他對奧勃良彬彬有禮的態度和拳擊師的體格的截然對比感到有興趣，更多的是因為他心中暗自認為——也許甚至還不是認為，而僅僅是希望——奧勃良的政治信仰不完全是正統的。他臉上的某種表情使人無法抗拒地得出這一結論。而且，表現在他臉上的，甚

至不是不正統，而乾脆就是智慧。不過無論如何，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過電幕而單獨與他在一起的話，他是個可以談談的人。溫斯頓從來沒有做過哪怕是最低微的努力來證實這種猜想；說真的，根本沒有這樣做的可能。現在，奧勃良瞥了一眼手錶，看到已經快到十一點了，顯然決定留在紀錄司，等兩分鐘仇恨結束。他在溫斯頓那一排坐了下來，相隔兩把椅子。中間坐的是一個淡茶色頭髮的小女人，她在溫斯頓隔壁的小辦公室工作。那個黑頭髮的姑娘坐在他們背後一排。

接着，屋子那頭的大電幕上突然發出了一陣刺耳的摩擦聲，彷彿是台大機器沒有油了一樣。這種噪聲使你牙關咬緊、毛髮直豎。仇恨開始了。

像平常一樣，屏幕上閃現了人民公敵愛麥虞埃爾·果爾德施坦因的臉。觀眾中間到處響起了噓聲。那個淡茶色頭髮的小女人發出了混雜着恐懼和厭惡的叫聲。果爾德施坦因是個叛徒、變節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沒有人記得清楚）是黨的領導人物之一，幾乎與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後來從事反革命活動，被判死刑，卻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兩分鐘仇恨節目每天不同，但無不以果爾德施坦因為其重要人物。他是頭號叛徒，最早污損黨的純潔性的人。後來的一切反黨罪行、一切叛國行為、破壞顛覆、異端邪說、離經叛道都是直接起源於他的教唆。

反正不知在甚麼地方，他還活着，策劃着陰謀詭計；也許是在海外某個地方，得到外國後台老闆的庇護；也許甚至在大洋國內某個隱蔽的地方藏匿着——有時就有這樣的謠傳。

溫斯頓的橫隔膜一陣緊縮。他看到果爾德施坦因的臉時不由得感到說不出的滋味，各種感情都有，使他感到痛苦。這是一張瘦削的猶太人的臉，一頭蓬鬆的白髮，小小的一撮山羊鬍鬚——一張聰明人的臉龐，但是有些天生的可鄙，長長的尖尖的鼻子有一種衰老性的癡呆，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鏡。這張臉像一頭綿羊的臉，它的聲音也有一種綿羊的味道。果爾德施坦因在對黨進行他一貫的惡毒攻擊，這種攻擊誇張其事，不講道理，即使一個兒童也能一眼看穿，但是聽起來卻又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覺得要提高警惕，別人要是沒有你那麼清醒的頭腦，可能上當受騙。他在謾罵老大哥，攻擊黨的專政，要求立即同歐亞國媾和，主張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說革命被出賣了——所有這一切的話都是用大字眼飛快地說的，可以說是對黨的演說家一貫講話作風的一種模仿，甚至還有一些新話的詞彙；說真的，比任何黨員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話詞彙還要多。在他說話的當兒，唯恐有人會對果爾德施坦因的花言巧語所涉及的現實有所懷疑，電幕上

他的腦袋後面有無窮無盡的歐亞國軍隊列隊經過——一隊又一隊的結實的士兵蜂擁而過電幕的表面，他們的亞細亞式的臉上沒有表情，跟上來的是完全一樣的一隊士兵。這些士兵們的軍靴有節奏的踩踏聲襯托着果爾德施坦因的嘶叫聲。

仇恨剛進行了三十秒鐘，屋子裏一半的人中就爆發出控制不住的憤怒的叫喊。電幕上洋洋自得的羊臉，羊臉後面歐亞國可怕的威力，這一切都使人無法忍受；此外，就憑果爾德施坦因的臉，或者哪怕只想到他這個人，就自動地產生恐懼和憤怒。不論同歐亞國還是東亞國相比，他更經常的是仇恨的對象，因為大洋國如果同這兩國中的一國打仗，同另外一國一般總是保持和平的。但是奇怪的是，雖然人人仇恨和蔑視果爾德施坦因，雖然每天，甚至一天有上千次，他的理論在講台上、電幕上、報紙上、書本上遭到駁斥、抨擊、嘲笑，讓大家都看到這些理論是多麼可憐的胡說八道，儘管這樣，他的影響似乎從來沒有減弱過。總是有傻瓜上當受騙。思想警察沒有一天不揭露出有間諜和破壞分子奉他的指示進行活動。他成了一支龐大的隱蔽的軍隊的司令，這是一幫陰謀家組成的地下活動網，一心要推翻國家政權。它的名字據說叫兄弟團，謠傳還有一本可怕的書，集異端邪說之大成，到處秘密散發，作者就是果爾德施坦因。這本書沒有書名。大家提到它時只說那本書。不過這種事情

都是從謠傳中聽到的。任何一個普通黨員，只要辦得到，都是盡量不提兄弟團或那本書的。

仇恨到了第二分鐘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來，大聲高喊，要想壓倒電幕上傳出來的令人難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聲音。那個淡茶色頭髮的小女人面孔通紅，嘴巴一張一閉，好像離了水的魚一樣。甚至奧勃良的粗獷的臉也漲紅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上，寬闊的胸膛脹了起來，不斷地戰慄着，好像受到電流的襲擊。溫斯頓背後的黑頭髮姑娘開始大叫「豬獯！豬獯！豬獯！」她突然揀起一本厚厚的新話詞典向電幕扔去。它擊中了果爾德施坦因的鼻子，又彈了開去，他說話的聲音仍舊不為所動地繼續着。溫斯頓的頭腦曾經有過片刻的清醒，他發現自己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後跟使勁地踢着椅子腿。兩分鐘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須參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參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鐘，一切矜持都沒有必要了。一種夾雜着恐懼和報復情緒的快意，一種要殺人、虐待、用大鐵錘痛打別人面孔的慾望，似乎像一股電流一般穿過了這一群人，甚至使你違反本意地變成一個惡聲叫喊的瘋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種狂熱情緒是一種抽象的、無目的的感情，好像噴燈的火燄一般，可以從一個對象轉到另一個對象。因此，有一陣子，溫斯頓的仇恨並不是

針對果爾德施坦因的，而是反過來轉向了老大哥、黨、思想警察；在這樣的時候，他打從心眼裏同情電幕上那個孤獨的、受到嘲弄的異端分子，謊話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衛護者。可是一會兒他又同周圍的人站在一起，覺得攻擊果爾德施坦因的一切的話都是正確的。在這樣的時刻，他心中對老大哥的憎恨變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來越高大，似乎是一個所向無敵、毫無畏懼的保護者，像塊巨石一般聳立於從亞洲蜂擁而來的烏合之眾之前，而果爾德施坦因儘管孤立無援，儘管對於是否有他這個人的存在也有懷疑，卻似乎是一個陰險狡詐的妖物，光憑他的談話聲音也能夠把文明的結構破壞無遺。

有時候，你甚至可以自覺轉變自己仇恨的對象。溫斯頓突然把仇恨從電幕上的面孔轉到了坐在他背後那個黑髮女郎的身上，其變化之迅速就像做噩夢醒來時猛地坐起來一樣。一些栩栩如生的、美麗動人的幻覺在他的心中閃過。他想像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又把她赤身裸體地綁在一根木樁上，像聖塞巴斯蒂安一樣亂箭穿身。在最後高潮中，他污辱了她，割斷了她的喉管。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為甚麼恨她。他恨她是因為她年輕漂亮，卻沒有性感，是因為他要同她睡覺但永遠不會達到目的，是因為她窈窕的纖腰似乎在招引你伸出胳膊去摟住她，但是卻圍着那條令

人厭惡的猩紅色綢帶，那是咄咄逼人的貞節的象徵。

仇恨達到了最高潮。果爾德施坦因的聲音真的變成了羊叫，而且有一度他的臉也變成了羊臉。接着那頭羊臉又化為一個歐亞國的軍人，高大嚇人，似乎在大踏步前進，他的輕機槍嘶叫，似乎有奪幕而出之勢，嚇得第一排上真的有些人從坐着的椅子中來不及站起來。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電幕上這個敵人已化為老大哥的臉，黑頭髮，黑鬍子，充滿力量，鎮定沉着，臉龐這麼大，幾乎佔滿了整個電幕，他的出現使大家放心地深深鬆了一口氣。沒有人聽見老大哥在說甚麼。他說的只是幾句鼓勵的話，那種話一般都是在戰鬥的喧鬧聲中說的，無法逐字逐句聽清楚，但是說了卻能恢復信心。接着老大哥的臉又隱去了，電幕上出現了用黑體大寫字母寫的黨的三句口號：

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臉似乎還留在電幕上有好幾秒鐘，好像它在大家的視網膜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不能馬上消失似的。那個淡茶色頭髮的小女人撲在她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輕輕喊一聲好像「我的救星！」那樣的話，向電幕伸出雙臂。接着又雙手捧着臉。很明顯，她是在做禱告。

這時，全部在場的人緩慢地、有節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B—B—……：B—B—……：B—B—……：B—B—……」他們叫得很慢，在第一個B和第二個B之間停頓很久。這種深沉的聲音令人奇怪地有一種野蠻的味道，你彷彿聽到了赤腳的踩踏和銅鼓的敲打。他們這樣大約喊了三十秒鐘。這種有節奏的叫喊在感情衝動壓倒一切的時候是常常會聽到的。這一部份是對老大哥的英明偉大的讚美，但更多的是一種自我催眠，有意識地用有節奏的鬧聲來麻痹自己的意識。溫斯頓心裏感到一陣涼。在兩分鐘的仇恨中，他無法不同大家一起夢囈亂語，但是這種野獸般的「B—B—……：B—B—……」的叫喊總使他充滿了恐懼。當然，他也和大家一起高喊：不那麼做是辦不到的。掩飾你真實的感情，控制你臉部的表情，大家做甚麼你就做甚麼，這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但是有那麼一兩秒鐘的時間裏，他的眼睛裏的神色很可能暴露了他自己。正好是在這一剎那，那件有意義的事情發生了——如果說那件事情真的發生了的話。

原來在瞬息間他同奧勃良忽然目光相遇。奧勃良這時已經站了起來。他摘下了眼鏡，正要用他一貫的姿態把眼鏡放到鼻樑上去。就在這一剎那之間，他們兩人的眼光相遇了，在這相遇時刻，溫斯頓知道——是啊，他知道！——奧勃良心裏想的同他自己一樣。他們兩人之間交換了一個無可置疑的信息。好像他們兩人的心打了開來，各人的思想通過目光而流到了對方的心裏。「我同你一致，」奧勃良似乎這樣對他說。「我完全知道你的想法。你的蔑視、仇恨、厭惡，我全都知道，不過別害怕，我站在你的一邊！」但是領悟的神情一閃即逝，奧勃良的臉又像別人的臉一樣莫測高深了。

情況就是這樣，他已經在開始懷疑，是不是真的發生過這樣的情況，這種事情是從來不會有後繼的，唯一結果不過是在他的心中保持這樣的信念，或者說希望：除了他自己以外也有別人是黨的敵人。也許，說甚麼普遍存在着地下陰謀的謠言是確實的也說不定，也許真的有兄弟團的存在！儘管有不斷的逮捕、招供和處決，仍不可能有把握地說，兄弟團不只是個謠言。他有時相信，有時不相信。沒有任何證據，只是一些過眼即逝的現象，可能有意義也可能沒有意義：一鱗半爪偶然聽來的談話，廁所牆上的隱隱約約的塗抹——甚至有一次兩個素不相識的人相遇時手中一

個小動作使人覺得好像他們是在打暗號。這都是瞎猜：很可能這一切都是他瞎想出來的。他對奧勃良不再看一眼就回到他的小辦公室去了。他一點也沒有想到要追蹤他們剛才這短暫的接觸。即使他知道應該怎麼辦，這樣做的危險也是無法想像的。他們不過是在一秒鐘、兩秒鐘裏交換了明白的眼光，事情就到此為止了。但是即使這樣，在這樣自我隔絕的孤獨的生活環境中，這也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

溫斯頓挺直腰板，坐了起來。他打了一個嗝。杜松子酒的勁頭從他肚子裏升了起來。

他的眼光又回到本子上。他發現在無可奈何地坐着胡思亂想的時候，他也一直在寫東西，好像是自發的動作一樣。而且筆跡也不是原來的那樣歪歪斜斜的笨拙筆跡了。他的筆在光滑的紙面上龍飛鳳舞，用整齊的大寫字母寫着——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地寫滿了半頁紙。

他禁不住感到一陣恐慌。其實並無必要，因為寫這些具體的字並不如開始寫日記這一行為更加危險；但是有一陣子他真想把這些塗抹了的紙頁撕下來，就此作罷。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知道這沒有用。不論他是寫了打倒老大哥，還是他沒有寫，並沒有甚麼不同。不論他是繼續寫日記，還是他沒有繼續寫，也沒有甚麼不同。思想警察還是會逮到他的。他已經犯了——即使他沒有用筆寫在紙上，也還是犯了的——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根本大罪。這叫做思想罪。思想罪可不是能長期隱匿的。你可能暫時能躲避一陣，甚至躲避幾年，但他們遲早一定會逮到你。

總是在夜裏——逮捕總是在夜裏進行的。突然在睡夢中驚醒，一隻粗手捏着你的肩膀，燈光直射你的眼睛，床邊圍着一圈兇狠的面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舉行審訊，不報道逮捕消息，人就是這麼銷聲匿跡了，而且總是在夜裏。你的名字從登記冊上除掉了，你做過的一切事情的記錄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給否定了，接

着被遺忘了。你被取消，消滅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為烏有。

他忽然像神經病發作一樣，開始匆忙地亂塗亂畫起來：

他們會槍斃我我不在乎他們會在我後腦勺打一槍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們總是在後腦勺給你一槍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在椅子上往後一靠，有點為自己感到難為情，放下了筆。接着他又胡亂地寫起來。這時外面傳來一下敲門聲。

已經來了！他像隻耗子似的坐着不動，滿心希望不論是誰敲門，敲了一下就會走開。但是沒有，門又敲了一下。遲遲不去開門是最糟糕的事情。他的心怦怦的幾乎要跳出來，但是他的臉大概是出於長期的習慣卻毫無表情。他站了起來，腳步沉重地向門走去。

註釋：

[1] 英語「老大哥」Big Brother 兩字的第一個字母。

2

溫斯頓的手剛摸到門把就看到他的日記放在桌上沒有合上。上面盡是寫着打倒老大哥，字體之大，從房間另一頭還看得很清楚。想不到怎麼會這樣蠢。但是，即使在慌裏慌張之中他也意識到，他不願在墨漬未乾之前就合上本子弄污乳白的紙張。

他咬緊了牙關，打開了門。頓時全身感到一股暖流，心中一塊大石頭落了地。站在門外的是一個面容蒼白憔悴的女人，頭髮稀疏，滿臉皺紋。

「哦，同志，」她開始用一種疲倦的、帶點呻吟的嗓音說，「我想我聽到了你進門的聲音。你不能過來幫我看我家廚房裏的水池子？它好像堵了——」

她是派遜斯太太，同一層樓一個鄰居的妻子。「太太」這個稱呼，黨內是有點不贊成用的，隨便誰，你都得叫「同志」，但是對於有些婦女，你會不自覺地叫她們「太太」的。）她年約三十，但外表卻要老得多。你有這樣的印象，好像她臉上的皺紋裏嵌積着塵埃。溫斯頓跟着她向過道另一頭走去。這種業餘修理工作幾乎每天都有，使人討厭。勝利大廈是所老房子，大約在一九三零年左右修建的，現在